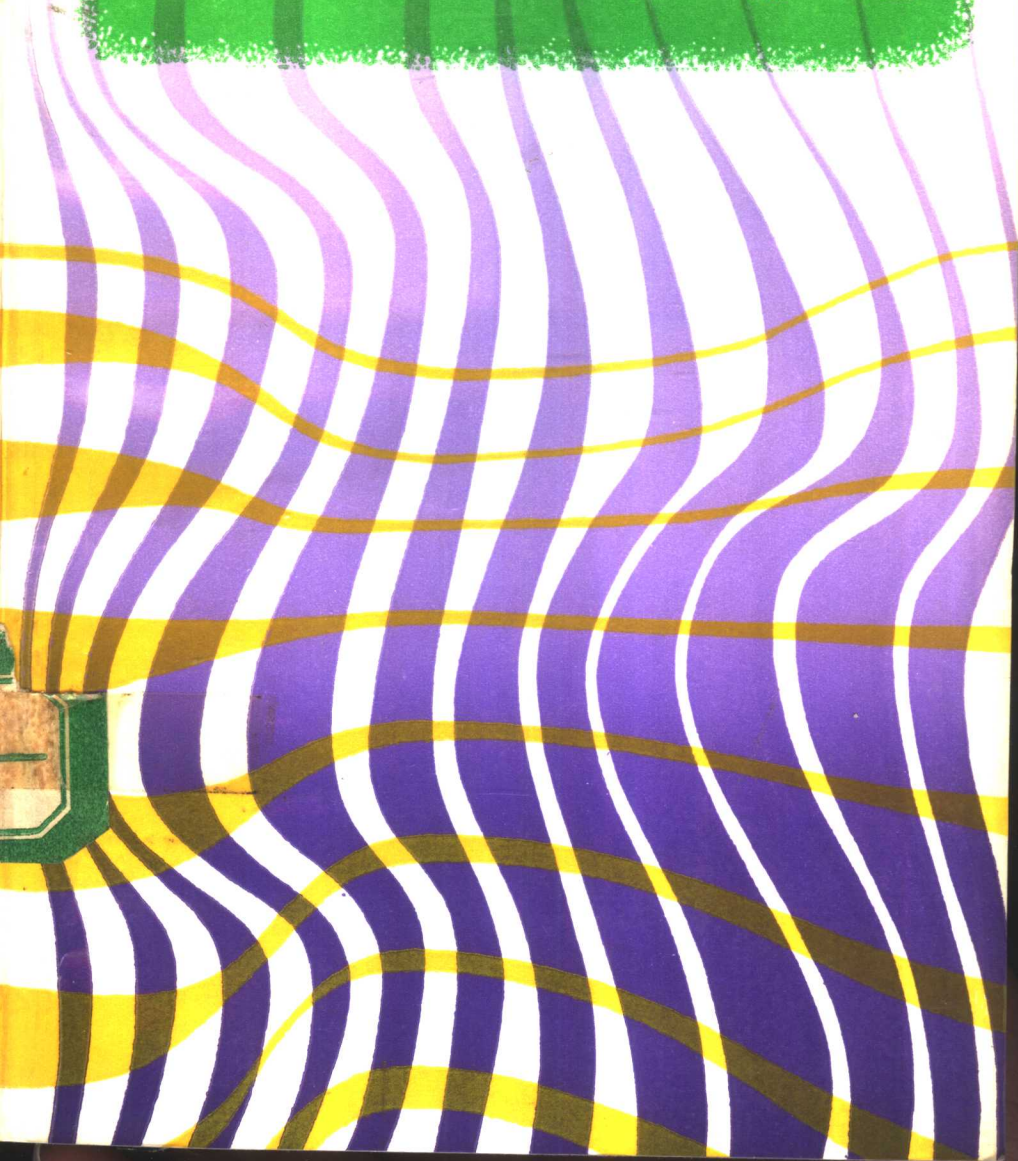


马相武 编

东方生活流

新写实小说精选



I247.7
7741

东方生活流

新 写 实 小 说 精 选

马相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东方生活流

新写实小说精选

马相武 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02 000

印 张：12 插页 1

版 次：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3500

书 号：ISBN7-300-01499-2/1·98

定 价：7.80 元

序

谢冕

以东方式生活流的风范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学世界的新写实小说，是读者和批评家一直予以关注而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久的话题，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在被叫做新写实小说的内部，价值取向也各有异同。它曾历经由一种新兴的活泼的文学实践活动，演变成一场理论批评界的概念游戏的过程。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它已跨出这一阶段，并且正向着日常习俗和生活常态趋近或认同。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所蕴含的意味以及它对当代文坛的影响，尚有待于明晰的判断。当然，无论它如何发展演变，大体都不会更改它已经展现并正在继续发展演变的品质，也不会更改它已经成熟的艺术流向。

就已发生的新写实小说的文学现象来说，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既有的现实主义所限定的范畴，它拓宽了文学赖以展示其无穷可能性的艺术空间。如果我们把它的还原论同现实主义的典型论作粗浅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虽都强调写实，强调表现生活的真实性，但它们谈论的实际上是两种“真实”。新写实小说所谓真实，更接近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的本真的概念。它意味着存在之本相，它指向事物原初状态的本体的真。但这种本体的真在面对现象与本质时，其界限是模糊的。它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的现象往往同本质是混合的。面对如今这类新写实小说，读者的阅读感受往往有一言难尽之慨。因为它们的作者更喜欢向读者合盘托

出事物情态的真象，而不是那种我们曾经熟知的那种理念的演绎与告白。文学对于生活本身的还原，使得新写实小说更多地呈现群落和群体的生态，它们在“类”的表现中还原生活的整体面貌（批评家喜欢形象地称为“毛边”的生活）。举出这个创作群体中的任何一位，大体都能看到此种共相的呈现。此外，这批作家几乎都擅长于按照生活流的自然态作客观的不加雕饰的如实描绘。这可以从池莉、方方的小说中描写市井民众那烦恼人生的混沌状态和令人啼笑的尴尬场面得到证实。

新写实小说突起之后，一时创作量剧增：林林总总，光怪陆离。尽管它们的创作都遵循一种大体相同的审美追求，但令人吃惊的是，却找不到一厢情愿的程式化。他们一般地不倾心于艺术上的对个体形象的精心塑造或完整刻画。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小说对意义或通常所谓主题观念的无情消解，它们以此实现对实有人生的客观还原。就像我们在刘恒、刘震云的小说中时常遇见的那样，我们发现作者相当“新潮”的非判断的叙述方式，是以具有“语言性”的不肯定的态度出现的，而对那种确定性的真实则构成了拷问。

阅读此类作品所获得的真实性的印象，是由于作者把艺术描写诉诸生活本身，并且是在作者叙述和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不停地自行增殖和衍生的真实性。除此之外，我们通过这些作品还可以获得世俗人生或当代普通人生活的场景及其混沌的丰富内涵；东方式生活流的艺术结构以及对生活流程的顺应自然的叙写；偶然性的叙事方式，并且同时在叙事过程中排除偶然性的参与；追求对生活本真的还原与超越，以及切身的生活体验，敏锐的艺术感受等等有异于前的审美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册由马相武博士主编的《东方生活流——新写实小说精选》，从思潮流派的意义，以相当完满的方式结构解读新写实小说的津梁。这个选本使我们更加直接也更加便捷而整体地通向上述我们以往感

到陌生，如今感到急迫的“获得”。自然，我们由衷地欢迎这样的“获得”，更欢迎这样的获得方式，以及提供这种方式的编者和出版者。

1993年1月21日于北大畅春园

前 言

只要您稍稍瞩目当今中国文坛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就会看到:新写实小说这些年来迅速地填补着先锋派小说退潮后留下的巨大空间,而成为同传统写实小说并驾齐驱、互竞互补的文学主潮。“各领风骚一二年”这一曾经流行一时、不褒不贬(宏观上使用甚至多含褒意)的说法适用于一长列昙花一现的作家(我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但无法冠于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名上。作为流派,新写实小说的悲壮或神秘,在于它本身并不大事张扬地前进,一种依然的前进,一种变化的前进。作为当今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它的宣言和纲领似乎是由批评界、理论界发布着、争论着。实际上,它的创作群体成员们相当简单的谈话,以及相当并不简单的创作,是最有力量的“宣言”和“纲领”。这正是“东方生活流”迷人的风貌。

“新写实小说”这个提法,这几年为批评界、理论界所更多地、不约而同地使用着。相对于曾被用过的新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小说(文学)等提法,它更富于价值取向和艺术流向上的开放精神和自由品格。人们可以并非完全是随心所欲地排列一个归入这一流派中的作家名单,一般地,每份名单都少不了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大部分名单上还有叶兆言、范小青、赵本夫。本书的目录就是依此统计学或形而上学地产生的。扩充的名单上还包括李晓、李锐、朱晓平、王朔、苏童、周梅森等人,特别是苏童,他前两年和这两年的代表作确实(分别)堪称先锋派和新写实的典范。考虑到流派的基本成员的相对稳定性,当然还

有选集篇幅的限制，我还是确定了后面这个目录。排列依作家姓氏笔画为序。

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转载率是百分之百，选收率也高得出奇，一篇小说被多次选收的情况更是发生在每一位代表作家身上。为使这些可读性强、深受欢迎的作品汇集后兼备新鲜感，本书只收入近二三年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而稍早的部分代表作梗概作为附录之一。为了各类读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书后还附录有新写实小说作品辑目以及新写实小说研究与批评论文索引。如果要领略新写实小说的精华所在，您不妨浏览一下“精评”。

当新写实小说这股文学大潮在东方大国蔚为壮观的时候，当熟悉这个当今中国的文学银河中最大星座的千百万读者和无数争论不休的批评家需要从思潮流派以及文学鉴赏的角度了解新写实小说的时候，一册精选实在不能不是必然和必要的了，尤其是在偌大一个国家还没有这么一个选集的时候。

马相武

1992年6月10日

目 录

序.....	谢 冕.....	1
前言.....	马相武.....	V
新写实小说精评.....		1

白驹	方 方.....	7
半边营	叶兆言.....	56
教育诗	刘 恒.....	136
官人	刘震云.....	148
太阳出世	池 莉.....	198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池 莉.....	259
顾氏传人	范小青.....	275
仇恨的魅力	赵本夫.....	311

附录

新写实小说部分代表作梗概.....	355
新写实小说作品辑目.....	362
新写实小说研究与批评论文索引.....	366

新写实小说精评

写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描写现实的技巧，它应是现实有足够的自信之后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和介入。旧写实是遵循着传统的理性法则来进行写作的；而现代派却试图建立起一种以个体价值为本体的理性（这是非理性的本质）；至于新写实小说，它建立的精神乃是群体性的，是一种人本精神，以人本价值为主，它表现的是对人本身的思考，这是新写实对现实的理性支点。

费振钟：《新写实小说的位置》，《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

作为艺术手法的“生活流”，它在写人、记事、抒情诸方面，要求不雕琢，不做作，不夸饰，不有意为之，按照“生活之流”的自然态作客观的如实描绘。这种艺术描绘手法，作者似乎“退出小说”，使你看不出他的创作意图，然而创作主体恰恰躲在幕后，在那里作精心的艺术设计。这里追求的是没有技巧的技巧。

张德林：《生活流：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3期。

新写实小说的特点在于这些作家没有遵循一个共同方向发展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新写实追求的不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原则，它常常突现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与莫可名状的吞噬力，而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的被动存在体。

张韧：《寻找中的过渡性现象——新写实小说得失论》，《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从创作过程看，新写实小说奉行“感情的零度介入”和“中止判断”，以避免对本体还原的干扰，叙述主体的态度极为客观、冷静，以至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冷淡、冷漠。

宏达：《新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当代文坛》1991年第2期。

新写实小说，表面上是一种对人生真实生存状况的描摹，不带感情地对别人的喜怒哀乐进行客观的报道；但在小说的深层模式中，都体现一种对人类存在的高度概括和抽象，表现出一种从自己的存在最内在的体验状态对外生存的推及，这是对人类生存的最现实的、逼真的体验和把握。如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白雾》，刘恒的《狗日的粮食》。

丁柏铨 周晓杨：《新时期小说思潮和小说流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我所理解的“新写实”应有两层涵义：一是提倡以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二是提倡以大胆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只“写实”而不“新”不行，只“新”而不“写实”也不行，两者兼备，是为“新写实”。

董健：《新写实小说笔谈》，《钟山》1990年第1期。

（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是中止判断，不但是中止判断，而且是避免叙事人对故事的介入，叙事人只讲别人，不谈自己。

我以为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即“新写”和“新实”。如果从

“新写”的角度讲，它具有新潮小说所有的手段。但同时它又是写实的，它又是“新实”，它把我们日常经验中的一些所谓原生态、生活的容貌作为对象，把原来所有过的处理加括号悬置起来，然后自己重新来开辟一片处女地。

王干：《新写实小说的位置》，《钟山》1990年第4期。

它没有故事，又有故事，它极大地贴合生活的原生状态，又穿过这原生状态传递着灵魂的声音，它打破纯净化，又不致陷入表象的无意义，它既把虚构成分尽力压缩，又把内蕴尽力扩张，它既让生活像生活本身一样直接展开，又让生活像诗一样展开。

雷达：《社会·人本·生活流》，1988年8月6日《文艺报》。

新写实小说在“人”的思考和表现上亦执著于整体把握，体现为兼顾人的世界关系和人的自身关系。在表现方位上新写实小说实施了“透过人看世界”跟“透过世界看人”的交叠和互补，更加突出了人作为艺术表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中心位置，唤醒了人的生存状态下种种历史、哲学精神的潜伏远景。

黄毓璜：《面对共同的历史》，《钟山》1991年第2期。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新写实小说）作家表现的都是一个可怜巴巴的世界，没有“上帝死了”的叛逆咒语，也没有普罗米修斯的英雄，一群芸芸众生负载着一颗沉重的灵魂，以各自的方式为生存而挣扎，在灰茫

茫的弥漫着沉闷与残忍意识的社会背景下演变着各自的人生悲剧；作家在表现这些悲剧时尽可能克服强加于作品中的主观倾向，在求得清醒与超然的同时，使作品在最大限度上同现实社会相对应，以便更大意义上调动读者对生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作家非常重视生活的逼真感，追求赤裸残酷的现实，摒弃惊人的巧合和戏剧化的情节并且有意逃避语言符号的理性色彩，只节录生活本身的时间流程，在时间性的流动感中呈现生活本身的原始底蕴。

杨全刚：《残酷：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范》，《批评家》1989年第5期。

我觉得，刘恒的小说总不让人好受，它们就是那一声声凄厉的呼喊，不同的只是这呼喊声是被历史和现实吸了去，被活生生大写的“人”吸了去。

程德培：《刘恒论》，《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

他（刘恒）不仅要真诚、朴实地写人生，还要通过对形象世界的描绘，探索“真实”的本色、泉源——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何以既简单朴素，无所不在，而又复杂神秘，难以言诠。

吴方：《“真实”：追融与契合》，《小说选刊》1987年第10期。

方方在喜剧意味中为文学画廊增添了八十年代小青年的形象，通过笑带给我们审美愉悦，在这审美愉悦中让我们轻松地认识时代并了解他们——不动声色地矫正着同时代人对他们的偏颇和冷淡。同时，也不同程度唤起了对同时代人的热忱和责任，从而促进着历史轨迹上的裂缝弥合，这也许就是方方笔下青年形象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之所在。

江岳：《评方方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

在读了刘震云数年来的大部分作品后，我执拗地认为，作家

是通过对历史变革期、各种骚动焦躁的灵魂透视、抒写沉重人生的不同心态，揭示出历史多彩多色的图画。写激进者的痛苦追求、落伍者（主要是农民）持重沉稳的顾盼徘徊；新生的顺时而动的潮流和方死的回流暗涌；浓重的政治胞衣和沉郁的文化坚甲包围着一个个有着深深政治烙印却又不乏某种独立品格的灵魂，成为震云小说人物独具特色的光点。由此，可以说，他的小说蕴含着厚重的人生意味，从中能品尝到青年作家对生活独特的思索和开掘。

王必胜：《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

在上述两位青年作家（池莉、方方）中，方方的艺术视野较为开阔，笔力较为强悍。她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怀有浓厚兴趣，又善于大量地、迅速地汲取新的生活印象的作家。她的《白雾》、《白驹》描写了被改革的漩涡搅动的都市青年的迷惘而又兴奋的心态、突兀多变的命运以及洒脱中的感伤，感伤中的热情，热情中的失落以及失落中的希望这种种矛盾的情愫，为我们勾勒出了当年青年的部分群像。

总之，方方这几年的创作，实际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方面地展开了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的画卷，塑造了一系列正在艰难负重地前行的普通中国人的形象，显示了生活浑浊的河流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可逆转的流向。

比起方方来，池莉的创作的视野显得比较固定和单纯。她善于从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去细细地体味人生的烦恼和辛酸，展现人生的情趣和希望，描绘普通人的恣肆而有法度，自然而能自制、自立而又合群的众生相。池莉的笔力不像方方那样强悍、疏荡而

有奇气，但她在委婉、细腻、流转自如、语质匀净上却胜过了方方。她的小说侧重婚姻、爱情和家庭题材，她不回避而且还很理解人们在这方面的缺憾和痛苦，但她倾向于对家庭伦理的肯定，总是悄悄地让她的主人公最后沉浸在家庭的温馨之中。……《太阳出世》描写了另一种层次的市民家庭。男女主人公在养儿育女的过程中，增强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在人际关系中体味到了个体对于社会的依赖，体味到了陌生的别人给予的温暖和启迪。《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的那对恋人，似乎是有些放肆有些无聊的，但他们仍然是尽职而本分的劳动者，他们是懂得关照别人、想到社会和国家的，他们活得劳累、苦涩，但绝不是阴郁的恨世者。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的芸芸众生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总之，池莉的小说，也仍然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着力于为人生，改良人生的。

曾镇南：《“新写实”小说座谈辑录》，《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方 方

麦子给夏春冬秋打电话告说小男自杀的消息时，夏春冬秋立即地哭出了声。尽管几十里的电话把夏春冬秋隔得老远，可那哭声还是一丝不漏地灌入了麦子的耳朵。

夏春冬秋说：“我宁可相信人是毛驴变的也不能相信小男会寻死。对你的话，我一向只动用百分之二十的信任感。”麦子笑说：“干你这行的，一般能获得老百姓零点九的信任感，为此比较起来，你对我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夏春冬秋说：“你也是错觉。老百姓比相信自己更相信报纸。明知是假，见报纸如是说，也就当了真的来安慰自己。这一点我比你发言权。”麦子说：“少跟我弯弯绕了。说真的，小男的确消失了。他一头撞了汽车。”夏春冬秋说：“为什么？干嘛不去喝正义的‘来福灵’，或者吃它十瓶八瓶安眠药，要是我就绝不选择汽车那玩意儿。”麦子说：“可不，连个全尸都没落下。”夏春冬秋说：“选在什么地方？”麦子说：“刚出风景区的下山路上。”夏春冬秋说：“啊，这一带就那儿风光还行。”麦子说：“那条路又宽又直，简直像外国人修的。小男骑着自行车拼命追汽车，跟汽车比赛似的。好容易追上，他老人家却特地把笼头右一拐，就这一下，全完了。”夏春冬秋说：“身首分家了？”麦子说：“岂止？汽车左轮不偏不倚地辗过他的脖子，脑袋辗去一半，剩下了半个头盖骨一路骨碌碌滚了几十米。”夏春冬

秋说：“啊那太遗憾了，小男他爸没法为他化妆了。”麦子说：“正是。他爸就为这痛苦得死去活来。说是此生没将小男生得英俊，原想或许会以自己这手艺弥补一下的，不料小男竟连这个机会都没给他。”夏春冬秋说：“这倒真让人怀疑小男是不是故意让他爸痛苦一次。”麦子说：“这父子俩的关系不怎样，这种可能性倒也存在。”小男他爸是殡葬馆的化妆师。生得一米八四的大高个，浓眉鼓眼极威严厚重的一副模样，让人觉得他是阎王爷的保镖或者侍卫队长什么的。小男他爸极热爱自己的事业，为此每年的先进生产者都无法少了他。有一年省电视台春节晚会还请了小男他爸参加。那次麦子作为青年改革家也去了。回来后麦子对夏春冬秋说小男他爸虎视眈眈地将所有与会者的脸巡视了一遍。然后一直在算计某人的鼻梁当勾长点而某人的嘴唇可丰厚些。有理论云鼻梁线长显得人潇洒，嘴唇丰厚则富于性感。但凡有人向小男他爸致敬示意，小男他爸都热情洋溢地说：“欢迎您光临我们场，我一定以最高的服务质量使您满意。”话说得每个人都脸色煞白地拂袖而去。当然麦子得到的更多一些，大约是熟人之故。小男他爸好几次用手掌托着麦子的下巴，以极严肃的职业眼光端详着麦子的底色一直要抹到耳根下间，方能显示出面阔耳长的贵族气。致使麦子欣然大喜。当场同小男他爸订了合同。说是如若死在小男他爸之前，定留遗嘱要小男他爸化妆。小男他爸说：“我可以按内部职工待遇，给你开优惠价。”

夏春冬秋沉默了几秒，忽而说：“原先还以为自杀是一门挺高尚的艺术哩。”麦子说：“可不，连小男这样的人都玩起了自杀，可见而今这活儿也很不值钱了。”夏春冬秋说：“有没有可能不是自杀？”麦子说：“难道还是他杀？”夏春冬秋说：“我宁可相信这个。”麦子笑了，说：“倘若如此，你在这下半年就不至于长嘘短叹地叫嚷人生空虚了。”夏春冬秋亦笑，说：“没准是桩谋杀案，我倒真打算调查一下。协助公安局破案可得多少奖金？”麦子说：“不知